

饒孟侃詩文集



夏夜憶亡友聞一多

書生豈不計安危？

恥見神州煙海落殘

志定自甘蹈虎穴，

德尊才顯樹熊旗。(一)

浩氣長星
和雲山
相經

紅蓮已上

浩氣長星

(二)

感舊集

燦鳴梅

繁英鋪地似紅雲

正浪滔天想怒波。



詩鑄

四川大學出版社



饒孟侃詩文集

——顧毓琇題



王錦厚 編
陳麗莉

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6年·成都



(川) 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魏 勇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樊成方
责任印制：李 平

I 227.7
18

饶孟侃诗文集

王锦厚 陈丽莉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插页 14.75 印张 35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7—5614—1385—8/I·193 定价：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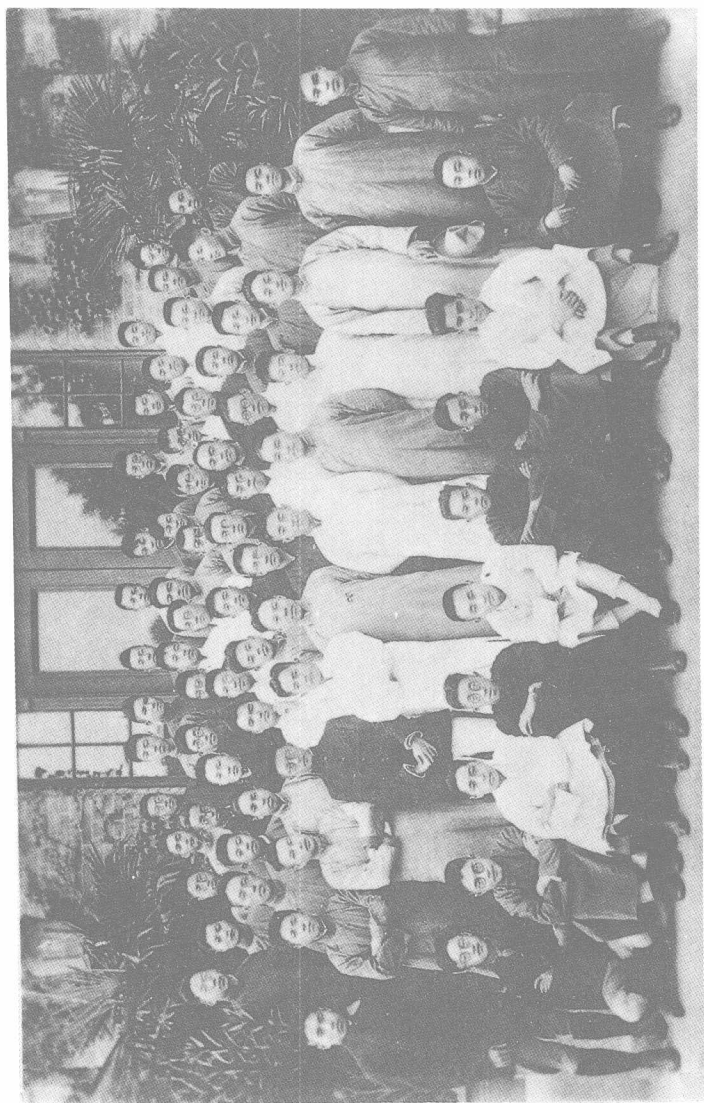
饒孟侃詩文集

新月照映星斗
新詩喚醒中華

顧毓琇敬題

時年九三





20 年代在北京与清华同学一起



1934 年春, 饶孟侃(右)与闻一多(中)等
在北京骑河楼清华同学会院内合影



1948 年在四川大学任教时摄于铮园



60 年代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时摄于书房



1964 年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时摄



20 年代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时摄于书房

贈別

——送唐仲明去國——

我原想借古人的一句話
送你作贈言，寫在柳葉上，
那知從唐詩挑選到宋詞，
不是嫌不合，便是嫌話長，
始終還沒有合手的意思，
從難初啼到東方發亮。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還盤算着，要送什麼禮物，
想到書寫重如輕，也在着難，
似水的筆，筆為你留不住，
又世帶不去那惜別的江山。
我正在徘徊，不提防一片
秋海，落葉落了，飄上了衣襟。

受之

不秋來

但我都神奇
早左袖前空拈了香

下山十個個都歡喜
執我有舞伴的快個

自味着端涼

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勝自懷着心
一林色打野香

這不出明

不秋來

但我都神奇
早左袖前空拈了香

下山十個個都歡喜
執我有舞伴的快個

自味着端涼

勝自懷着心
一林色打野香

這不出明

序

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对新月派的评价是有争议的。近年来，虽然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但是已逐渐取得共识，这是令人欣慰的！

众所周知：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曾经是文学革命的重镇，不少师生都是跻身于文学阵线的前列者。在“五四”文学革命浪潮的冲击下，1921年11月20日成立的清华大学文学社，就是一个“以兴趣结合的团体”。它包括了闻一多、时昭沅、陈华寅、谢文炳、李迪俊、翟桓、吴景超、梁实秋、顾毓琇、王绳祖、张忠绂、杨世恩、董风鸣、史国刚等十四人。不久，胡毅、吴文藻等人也参加了。他们当中，好些人后来在文学界扮演了重要角色。说来凑巧，1922年5月21日，一多兄离开文学社赴美留学的欢送会，正好是饶子离兄加入文学社的欢迎会。从那时起，特别是新月时期，他们俩人成了亲密的诗友。

一多兄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说过：“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1926年1月23日《致梁实秋》）“余预料《诗镌》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杨子惠即杨世恩。《诗镌》重要分子当数朱、饶、杨、刘（梦苇）。四子中三人属清华，亦又怪事也。”（1926年4月15日《致梁实秋、熊佛西》）一多兄对《诗镌》的预言是不错的，称“朱、饶、杨、刘”为《诗镌》的“重要分子”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朱，即朱湘，字子沅；饶，即饶孟侃，字子

离；杨，即杨世恩，字子惠；连同孙大雨，字子潜。早在清华求学时期，他们就显示了文学才华，有“清华四子”之称。

子离兄对文学事业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从参加文学社到新月聚餐会，到创办《晨报副刊·诗镌》、《新月》月刊、《诗》月刊、《学文》月刊，开办新月书店……他几乎都参加了，始终是一位热心分子。他忌空谈，干实事，淡泊名利，甘为他人作嫁衣裳，除了自己认真写作外，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组织并经手发表同仁的诗文书稿方面。一多兄曾几次劝他将自己写的诗结集出版，由于他总是谦让而未能进行。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的是：《诗镌》发刊，正巧碰上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由于一多兄和子离兄等人的共同努力，使《诗镌》第一号成为“纪念‘三·一八’”的专号。他们俩人先后发表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天安门》、《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欺负着了》、《三月十八——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天安门》等感人肺腑的诗文。这在新文艺，特别是新诗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把文艺创作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形象地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思想，为新文艺建立好的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自清先生曾经推崇抗战以前的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57页）其实，子离兄也是一位爱国诗人。几十年后，熟悉新月历史的叶公超在台湾作关于新月派的讲演时，非常肯定地说：“饶孟侃对闻一多非常佩服，所以他的诗是学闻一多，而且写来完全一样！”（叶公超讲 周锦记：《关于新月》《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家》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年）这话说得有道理，但不全面。应该说，闻一多对饶孟侃也非常佩服，写诗也学饶孟侃。有的诗，可以说是俩人共同劳动的结晶。一多兄在给他的信中多次提到：“子离：正是昨天上午的事——忽然心血来潮，把你的照片搬了出来，摆在

案头。果然今天就接到你的信和诗。这样巧！心灵感应，是不可否认的了。”（1930年11月7日）“大作两诗实以《懒》为最好，好得厉害，公超、梦家均大为赞服，鄙见亦同。”（1934年3月1日）“老友中只你不叫我们失望，不但按期有稿，而且篇篇精彩。今天正当出门上课，接到你的诗，边走边看，一个人笑得嘴不能合缝。子离，你真是‘可人’！《和谐》太好了，这回不但是郝司曼，还是海涅。”（1934年5月10日）这些话不都是最好的说明吗？！新月时期，他们俩人相互学习，相互鼓舞，写诗，译诗，研究音节，倡导格律……为推动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子离兄和一年多兄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一年多兄牺牲后，子离兄曾冒着危险，毅然参加了成都各界追悼李公仆、闻一多的大会。1962年6月15日，他写了题为《夏夜忆亡友闻一多》（七律二首），发表于1962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又一次表达了对一年多兄的无尽的哀思。诗是这样写的：

一

书生宁不计安危？耻见千家泣路歧。
志定自甘蹈虎尾，德尊方赖树熊旗。
红旗已指凌霜径，青史应图斗雪枝。
浩气长存君亦在，和云伴月耀神奇。

二

感旧年年发遽思，蝉鸣稻熟燕飞时。
繁英铺地疑调色，巨浪滔天想怒姿。
楼耸龙坑湮“死水”，花开艺苑茂新诗。
此情欲报无星使，故向滇南奠一卮。

去年出版的新版《闻一多全集》中，收录了1926年至1934年间一多兄给予离兄的18封书信，弥足珍贵，不但记录着他们俩人“心灵感应”的兄弟般的情谊，而且成为研究一多兄思想发展和文学道路，甚至新诗发展历史的珍贵史料。这，应该特别感谢子离兄，是他精心保存着这些重要书信，并在一多兄为国捐躯后送还家属，才得以编入。

建国后，1954年，子离兄由四川大学外文系调来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任教；1956年，外交学院成立，又转入该院任教。这段时日，我们又得以时有过从，畅叙旧情。至今回想起来，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不幸的是，1967年4月2日他却因病逝世。

子离兄的诗文，一直没有能够结集出版。这，对这位被一多兄称之为“不折不扣的新月派”诗人的研究，也给对新月派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四川大学王锦厚教授经过几年的辛勤搜寻，辑成《饶孟侃诗文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令人欢快！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编者请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从命，写了以上的话，作为对两位兄长的怀念！

闻家驊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北京大学，时年九一

目 录

序	闻家驊 (1)
---------	---------

诗·译诗

醉 歌	(3)
蘅	(4)
起 来	(5)
泥 人	(6)
“三月十八”——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	(7)
天安门	(9)
寻 找	(11)
捣衣曲	(13)
家 乡	(16)
莲 娘	(18)
走	(24)
春 游	(25)
招 牌	(26)
无 题	(27)
辞 别	(29)
客 人	(30)
愁	(31)
灯 蛾	(32)
飘 泊	(33)

招 魂——吊亡友杨子惠——	(35)
追不上	(38)
送 别——给仲明	(39)
天 问	(40)
有一只老马	(41)
呼 唤	(43)
朝 山	(44)
弃 儿	(46)
爱	(47)
惆 怅	(48)
飞——吊志摩	(50)
山 河	(51)
叫 卖	(53)
懒	(55)
和 谐	(56)
在峨嵋山赠小诗一首	(57)
题 画	(59)
天安门——第六届国庆观礼口占	(60)
喜极感赋二十八字	(62)
赠南湖国手蒋风之	(63)
赠组长刘谈锋	(64)
诗八首	(65)
壬寅元旦即事	(65)
红 叶	(65)
岁暮喜见初雪	(66)
题花间戏逐图	(66)
偶观坊间画马有感	(67)
杜少陵先生颂	(67)